



劉維茵

劉維茵
1975年生，花蓮人，輔仁大學歷史系、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畢業。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、出版社、地方報社。2005年跟隨父親回老家種樹，並出版記錄種樹生活的《小村種樹誌》一書。目前為圖書館館員。

村口的樹

村口一直有樹。
又高又大，邊邊角角地站著，把村子的來龍去脈看得清清楚楚。

靠近柴魚工廠的是苦楝與大葉欖仁，班哨旁有木麻黃，糖廠鄰側長著七里香，都是三十年以上的樹，東西南北各成其好。

村子不大，來歷也簡單。清代羅大春開通北路時，得其黎到新城、歧菜六十里，稍得平土，來往路上有一棵高聳雀榕，遠遠可望，人們稱為「三腳松」。從軍人員說，從蘇澳到新城「無路荒山峻，參天古木高，修蛇臨澗躍，怪鳥繞營號」，瘴氣四處瀰漫，鬼吼鬼叫的，還沒作戰，已經先火燒心，疑神疑鬼。立地建哨。平原上的大樹，像是一張清涼帖，安神伏氣。留守兵士守著這棵樹，伏貼在太平洋旁側，隔路與太魯閣九宛社相近，以木代目，看緊自己的性命與運氣。

大樹實在高大，人長在其下，如海潮靠岸，捲去了一些，又補上一夥。清兵、皇軍、國民兵，開雜貨店的、賣菜的、抓魚的、墾地的，圍著這棵大樹自成生態系統。

▶老家門口的樹神公，約攝於1975年。



地方太新，一口一口說不清，指指那棵大樹，大家恍然：「哦，三腳松仔啊！」依著樹影，聚落從此有名，夾生在草林仔、鵝仔埔等地名間，顯得拔萃有神。

1875年正月，羅大春開路至新城，身染瘧疾的他，經過此處前往花蓮港等卸任派令時，不知是否曾抬頭看望滿眼的翠綠。一百年後，1975年正月誕生於樹前民家的我，倒是常常於濃綠樹蔭下掘撿老樹流下的松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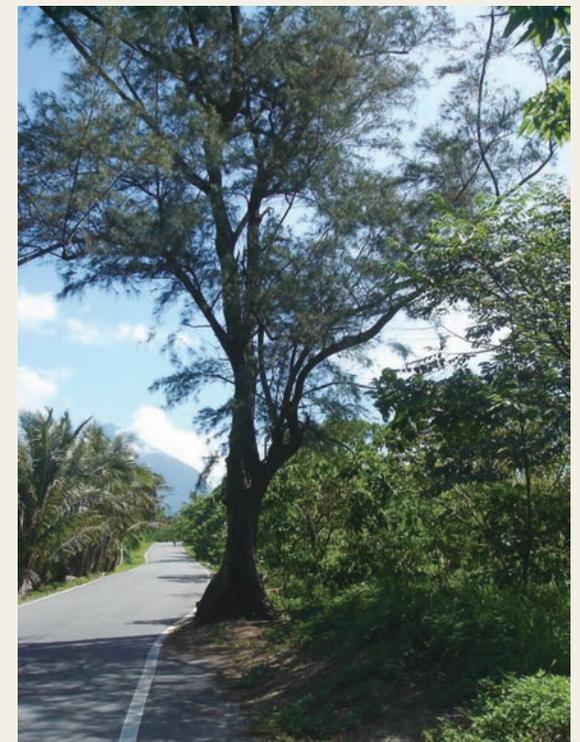
阿公、阿爸早晚會在樹下點香敬拜樹神公，「樹神公啊！」這樣的喃喃祝禱是日常風景。他們木訥、虔誠，他們跟樹說話。

或許海風強烈，也可能颱風太急，更或是後來我們離樹搬家，沒人看顧，大樹在小學時的某個夏天攔腰折斷。「恁老厝門口那棵大樹毀了了啊！」村人打電話來通知。是，我們家的。人若沒心，樹也失神。是我們不好，離開祂。祂也要走了。

沒有了三腳松仔，村子納入九宛的範圍，改名為加灣。沒有了三腳松仔，我們回老家無所仰望與深根，成為村人口中很久以前就搬走的那戶人家。十一年前跟著父親回到老家種樹，其中一個心願，就是要把老家門口那棵雀榕種回來，相信大樹回來，樹神公也會跟著回來。我們的心神也就跟著回來。

守望樹神公回神的同時，繼續護持村子其他草木。一棵棵、一株株，邊邊角角，看頭看尾，等待下個百年有人路過。

村口的樹，心口的樹。



▲村口的木麻黃。

Special column